

郭齐勇
编

熊十力
生平与
学术

存齋論學集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郭齐勇 编

熊十力

生平与

学术

存齋論學集

蕭蓬父題

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0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存斋论学集：熊十力生平与学术 / 郭齐勇编. — 北京：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8.10
ISBN 978-7-108-02989-8

I. 存… II. 郭… III. ①熊十力 (1884~1968) — 生平
事迹②熊十力 (1884~1968) — 思想评论 IV. B2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88186 号

书名题签：萧蓬父

责任编辑 曾 诚

封面设计 罗 洪

出版发行 **生活·读书·新知**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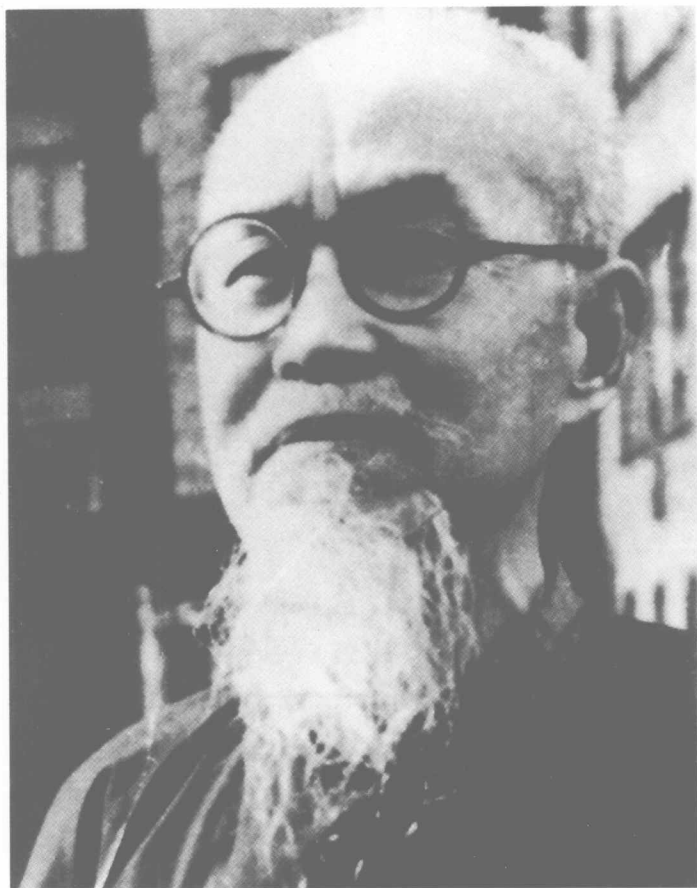
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8.75

字 数 215 千字

印 数 0,001 — 7,000 册

定 价 26.00 元



熊十力

(1884~1968)

目 次

论人与为学/熊十力	1
论读书/熊十力	7
纪念北京大学五十年并为林宰平祝嘏/熊十力	14
复性书院开讲示诸生/熊十力	22
仲光记语/熊十力 讲 熊仲光 记	42
与友人书(一九五四年十月)/熊十力	47
《新唯识论》序/蔡元培	56
《新唯识论》序/马一浮	59
读熊著各书书后/梁漱溟	61
论熊十力哲学/贺麟	115
纪念熊十力先生/梁漱溟	119
忆十力、锡予诸友/钱穆	122

忆熊子真先生/张岱年	125
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/任继愈	129
记十力先生二三事/王元化	141
悼念熊十力先生/徐复观	148
有关熊十力先生的片鳞只爪/徐复观	152
远奠熊师十力/徐复观	161
我与熊十力先生/牟宗三	165
熊十力先生的学术道路/石峻	185
人格与学术不二/周辅成	192
关于熊十力/杨玉清	197
随侍子真师琐忆/谢石麟	203
回忆熊十力师几件事/贾亦斌	208
缅怀先师熊十力先生/朱宝昌	211
忆十力师/吴林伯	219
杂忆子真老伯/唐致中	226
子真先生的博大气象/李景贤	230
熊十力年表/郭齐勇	235
熊十力论著编年目录/郭齐勇	248
编者后记/郭齐勇	268

论为人与为学

熊十力

陈聚英初见师，请示看何书。师语之曰：且勿遽说看何书。汝欲堂堂巍巍作一个人，须早自定终身趋向，将为事业家乎？将为学问家乎？如为学问家，则将专治科学乎？抑将专治哲学或文学等乎？如为事业家，则将政治家乎？或为农工等实业家乎？此类趋向决定，然后萃全力以赴吾所欲达之的，决不中道而废。又趋向既定，则求学亦自有专精。如趋向实业，则所学者，即某种实业之专门知识也。趋向政治，则所学者，即政治之专门知识也。大凡事业家者所学必其所用，所用即其所学，此不可不审也。如趋向哲学，则终身在学问思索中，不顾所学之切于实用与否，荒山敝榻，终岁孜孜。人或见为无用，而不知其精力之绵延于无极，其思想之探赜索远，致广大，尽精微，灼然洞然于万物之理，吾生之真，而体之践之，充实以不疑者，真大字之明星也。故宁静致远者，哲学家之事也。虽然，凡人之趋向，必顺其天才发展。大鹏翔乎九万里，斥鴳抢于榆枋间，各适其性，各当其分，不齐而齐矣。榆枋之间，其近不必羨乎远也，九万里，其远不必骄于近也。天付之羽翼而莫之飞，斯乃不尽其性，不如

其分，此之谓弃物。吾向者欲以此意为诸生言之，又惧失言而遂止也。汝来请益，吾故不惮烦而言之。然吾所可与汝言者止此矣。汝能听与否，吾则以汝此后作何工夫而卜之也。若犹是昏昏懂懂，漫无定向，徘徊复徘徊，蹉跎复蹉跎，岁月不居，汝其虚度此生矣。

先生曰：人谓我孤冷，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，不堪与世谐和。

事不可意，人不可意，只有当下除遣。若稍令留滞，便藏怒蓄怨，而成为嗔痴习气，即为后念种下恶根，永不可拔。人只是自己对于自己作造化主。可不惧哉？可不惧哉！

偶见师于案头书纸云，说话到不自己时，须猛省而立收敛住。纵是于人有益之话，但说到多时，则人必不能领受，而自己耗气已甚。又恐养成好说话之习惯，将不必说不应说不可说之话，一切纵谈无忌，虽曰直率，终非涵养天和之道。而以此取轻取侮取忌取厌取疑于人，犹其末也。吾中此弊甚深，悔而不改，何力量薄弱一至是哉！

漱师阅同学日记，见有记时人行为不堪者，则批云含蓄为是。先生曰：“梁先生宅心固厚。然吾侪于人不堪之行为，虽宜存矜怜之意，但为之太含蓄，似不必也。吾生平不喜小说，六年赴沪，舟中无聊，友人以《儒林外史》进，吾读之汗下。觉彼书之穷神尽态，如将一切人及我身之千丑百怪，一一绘出，令我藏身无地矣。准此，何须含蓄，正唯恐不能抉发痛快耳。太史公曰：不读《春秋》，前有谗而未见，后有贼而不知。亦以《春秋》于谗贼之事，无所不言，言无不尽，足资借鉴也。吾恶恶如《春秋》，不能为行为不堪者含蓄。……”

一友读李恕谷书，师过之。某因问先生对恕谷有无批评。先生曰，吾看船山、亭林诸先生书，总觉其博大笃实，与天地相似，无可非议。他有时自承其短，而吾并不觉他之短。看李恕谷书，令我大起不快之感。说他坏，不好说得。说他不坏，亦不好说得。其人驰骛声气，自以为念念在宏学，不得不如此。然船山正为欲宏学而与世绝

缘。百余年后，船山精神毕竟流注人间，而恕谷之所以传，乃附其师习斋以行耳。若其书，则不见得有可传处。然则恕谷以广声气为宏学者，毋亦计之左欤？那般虏廷官僚、胡尘名士结纳虽多，恶足宏此学。以恕谷之聪明，若如船山绝迹人间，其所造当未可量。其遗留于后人者，当甚深远。恕谷忍不住寂寞，往来京邑，扬誉公卿名流间，自荒所业。外托于宏学，其中实伏有驰骛声气之邪欲而不自觉。日记虽作许多恳切修省语，只是在枝节处留神，其大本未清，慧眼人不难于其全书中照察之也。恕谷只是太小，所以不能如船山之孤往。吾于其书，觉其一呻一吟、一言一语，无不感觉他小。习斋先生便有博大笃实气象，差可比肩衡阳、昆山。凡有志根本学术者，当有孤往精神。

师语云颂天曰：学者最忌悬空妄想，故必在周围接触之事物上用其耳目心思之力。然复须知，宇宙无穷，恃一己五官之用，则其所经验者已有限。至妄想所之，又恒离实际经验而不觉。船山先生诗有云：如鸟画虚空，漫尔惊文章。此足为空想之戒。故吾侪必多读古今书籍，以补一己经验之不及。而又必将书籍所发明者，反之自家经验，而辨其当否。若不尔者，又将为其所欺。

颂天可谓载道之器，惜其把知识看轻了。他也自责不立志，却没理会志非徒立，必见诸事。少年就学时，则穷理致知是一件大事。此却靠读书补助。于此得着门径，则志气日以发舒。否则空怀立志，无知能以充之，毕竟是一个虚馁的汉子。吾观汝侪平日喜谈修养话头，而思想方面全未受训练，全未得方法，并于无形中有不重视之意。此吾所深忧也。观颂天昨日所书，仍是空说不立志，而于自己知识太欠缺，毫不感觉。充汝辈之量，只是做个从前那般道学家，一面规行矩步，一面关于人生道理也能说几句恳切语、颖悟语。谈及世道人心，亦似惻隐满怀。实则自己空疏迂陋，毫无一技之长。尤可惜者，没有

一点活气。从前道学之末流只是如此。吾不愿汝倖效之也。

先生诫某君曰：吾一向少与汝说直说，今日宜披露之。汝只是无真志，有真志者不浮慕，脚踏实地，任而直前。反是，则昏乱人也，庸愚人也。汝于自家身心，一任其虚浮散乱，而不肯作鞭辟近里工夫。颂天知为己之学，而汝漠然不求也。尝见汝开口便称罗素哲学，实则，汝于数学、物理等知识，毫无基础，而浮慕罗素，亦复何为？汝真欲治罗素哲学，则须在学校切实用功。基本略具，始冀专精。尔时近于数理哲学，则慕罗素可也。或觅得比罗素更可慕者亦可也。尔时不近于数理哲学，则治他派哲学或某种科学亦可也。此时浮慕罗素何为耶？汝何所深知于罗素而慕之耶？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阙如也。至其所笃信，则必其所真知者矣。不知而信之，惊于其声誉，震于其权威，炫于社会上千百无知之徒之展转传说，遂从而醉心焉。此愚贱污鄙之尤。少年志学，宁当尔哉！天下唯浮慕之人，最无力量，决不肯求真知。吾不愿汝为此也。汝好名好胜，贪高骛远，不务按部就班着工夫。一日不再晨，一生不再少。行将以浮慕而毕其浮生，可哀也哉！

先生一日立于河梁，语同学云：吾侪生于今日，所有之感触，诚有较古人为甚者。古之所谓国家兴亡，实不过个人争夺之事耳。今则已有人民垂毙之忧，可胜痛乎！又吾人之生也，必有感触，而后可以为人。感触大者则为大人，感触小者则为小人，绝无感触者则一禽兽而已。旷观千古，感触最大者，其唯释迦乎！以其悲愿，摄尽未来际无量众生而不舍，感则无涯矣。孔子亦犹是也。“鸟兽不可与同群，吾非斯人之徒而与谁与？”何其言之沉切也！“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。”程子谓其量与天地相似，是知孔子者也。

为学，苦事也，亦乐事也。唯真志于学者，乃能忘其苦而知其乐。盖欲有造于学也，则凡世间一切之富贵荣誉皆不能顾。甘贫贱，

忍澹泊，是非至苦之事欤。虽然，所谓功名富贵者，世人以之为乐也。世人之乐，志学者不以为乐也。不以为乐，则其不得之也，固不以为之苦矣。且世人之所谓乐，则心有所逐而生者也。既有所逐，则苦必随之。乐利者逐于利，则疲精敝神于营谋之中，而患得患失之心生。虽得利，而无片刻之安矣。乐名者逐于名，则徘徊周旋于人心风会迎合之中，而毁誉之情俱。虽得名，亦无自得之意矣。又且所逐之物，必不能久。不能久，则失之而苦益甚。故世人所谓乐，恒与苦对。斯岂有志者愿图之乎？唯夫有志者不贪世人之乐，故亦不有世人之苦。孜孜于所学，而不顾其他。迨夫学而有得，则悠然油然，尝有包络天地之概。斯宾塞氏所谓自揣而重，正学人之大乐也。既非有所逐，则此乐乃为真乐，而毫无苦之相随。是岂无志者所可语者乎？

人生在社会上呼吸于贪染、残酷、愚痴、污秽、卑屑、悠忽、杂乱种种坏习气中，他的生命，纯为这些坏习气所缠绕、所盖覆。人若稍软弱一点，不能发展自家底生命，这些坏习气便把他底生命侵蚀了。浸假而这些坏习气简直成了他底生命，做他底主人翁。其人纵形偶存，而神已久死。

凡人当自家生命被侵蚀之候，总有一个创痕。利根人特别感觉得。一经感觉，自然奋起而与侵蚀我之巨贼相困斗，必奏廓清摧陷之功。若是钝根人，他便麻木，虽有创痕而感觉不分明，只有宛转就死于敌人之前而已。

为学最忌有贱心与轻心。此而不除，不足为学。举古今知名之士而崇拜之，不知其价值何如也，人崇而已亦崇之耳。此贱心也。轻心者，已实无所知，而好以一己之意见衡量古今人短长。譬之阅一书，本不足以窥其蕴，而妄曰吾既了之矣。此轻心也。贱心则盲其目，轻心且盲其心。有此二者，欲其有成于学也，不可得矣。

先生尝自言，当其为学未有得力时，亦会盲目倾仰许多小大名

流。言已而微笑。予因问曰：“先生对昔日所盲目倾仰者，今得毋贱之恶之耶？”先生曰，只合怜他，贱恶都不是。

世俗所谓智者，大抵涉猎书册，得些肤泛知识，历练世途，学了許多机巧。此辈原来无真底蕴，无真知见。遇事只合计较一己利害。其神既困于猥琐之地，则不能通天下之故，类万物之情，只是无识之徒。凡人胆从识生。今既无识，便无胆，如何做得大事？

赖典丽云，尝闻诸先生曰：吾人做学问，是变化的，创造的，不是拉杂的，堆积的。此如吾人食物，非是拉杂堆积一些物质而已。食后必消化之，成为精液，而自创新生机焉。若拉杂堆积之物，则是粪渣而已。学问亦然。若不能变化创新，则其所谓学问，亦不过粪渣的学问而已。

〔与赖生〕子笃实人也。忠信可以习礼，笃实可以为学。尽力所至，莫问收获，只问耕耘。著书是不得已。如蚕吐丝，如蜂酿蜜，非有所为而为之也。陈白沙诗云：“莫笑老佣无著述，真儒不是郑康成。”得此见地，方许通过要津。

（原载《高赞非记语》，《十力语要》卷四，1947年湖北十力丛书印本，题目系编者所加）

论读书

熊十力

之一

凡读书者，须有主观方面之采获，有客观方面之探求。先言主观。读者胸中预有规模，有计划，则任读何书，随在有足供吾之触类而融通者。若无规模，无计划，而茫然读古人书。读一书，即死守一书之文义。读两书，即死守两书之文义。是谓书蠹，何关学问？次论客观。某一学派之大著，必自有其独到之精神，必自有其独立之系统。读者既有主观之采获，遂谓得彼之真，窥彼之全也，于是，必以主蔽客也。故必摒除一己所触类融通者，而对彼之宏纲众目，为纯客观之探求，方见吾与彼之异，及吾与彼，并其他诸家之异。益微理道无穷，宇宙无量，而免入混乱或管窥之消矣。吾任读何书，只是如此。

（原载《答谢石麟》，《十力语要》卷一，1947年湖北十力丛书印本，

题目系编者所加）

之二

吾尝言，今日治哲学者，于中国、印度、西洋三方面，必不可偏废，《十力语要》卷一，《答薛生书》已言及此。此意容当别论。佛家于内心之照察，与人生之体验，宇宙之解析，真理之证会，此云真理，即谓实体。皆有其特殊独到处。即其注重逻辑之精神，于中土所偏，尤堪匡救。中国学问，何故不尚逻辑？《语要》卷一，时有所明。但言简意赅，恐读者忽而不察。自大法东来，什、肇、奘、基，既尽吸收之能，后详。华、台宗门，皆成创造之业。华严、天台、禅家，各立宗派，虽义本大乘，而实皆中土创造。魏、晋融佛于三玄，虽失则纵，非佛之过，曹魏流荡之余毒也。光武惩新莽之变，以名教束士人。其后，士相党附而饰节义，固已外强中干。曹氏父子怀篡夺之志，务反名教。操求不仁不孝而有术略者，丕、植兄弟以文学宏奖风流，士薄防检，而中无实质，以空文相煽，而中夏始为胡。又自此而有所谓名士一流，其风迄今未已，华胄之不竞，有以也哉！宋、明融佛于四子，虽失则迂，非佛之过，东汉名教之流弊也。宋承五代之错乱，故孙、石、程、张、司马、文、范诸公，复兴东汉名教，南渡诸儒继之，明儒尚守其风。若陆子静兄弟，及邓牧、王船山、黄黎洲诸儒，皆有民治思想，则其说亦不足行于世。揆之往事，中人融会印度佛家思想，常因缘会多违，而未善其用。今自西洋文化东来，而我科学未兴，物质未启，顾乃猖狂从欲，自取覆亡。使吾果怀自存，而且为全人类幸福计者，则导欲从理，而情莫不畅，人皆发展其占有冲动，终古黑暗，而无合理的生活，如何勿悲！本心宰物，而用无不利，现代人之生活，只努力物质的追求，而忽略自心之修养，贪瞋痴发展，占有冲动发展，心为物役，而成人相食之局。直不知有自心，不曾于自心作过照察的工夫。异生皆适于性海，异生，犹言众生，性者，万物之一源，故喻如海，见《华严》。人

皆见性，即皆相得于一体，而各泯为己之私，世乃大同。人类各足于分愿，大同之世，人人以善道相与，而无相攘夺，故分愿各足也。其必有待中、印、西洋三方思想之调和，而为未来世界新文化植其根，然则佛学顾可废而不讲欤？此意，容当别为专论。

印度佛学，亡绝已久，今欲求佛学之真，必于中国。东土多大乘根器，佛有悬记，征验不爽。奈何今之人，一切自鄙夷其所固有，辄疑中土佛书，犹不足据。不知吾国佛书，虽浩如烟海，但从大体言之，仍以性相两宗典籍为主要，其数量亦最多。性宗典籍，则由什师主译；相宗典籍，则由奘师主译。奘师留印年久，又值佛法正盛，而乃博访师资，遍治群学，精通三藏，印度人尊之为大乘天，史实具在，岂堪诬蔑。不信奘师，而将谁信？奘师译书，选择甚精，不唯大乘也，小宗谈有者，其巨典已备译，即胜论之《十句论》亦译出。唯小空传译较少，然小空最胜者，莫如《成实论》，什师已译，故奘师于此方面可省也。什师产于天竺，博学多通，深穷大乘，神智幽远，靡得而称。弘化东来，于皇汉语文，无不精谙深造。本传云：“自大法东来，始汉历晋，经论渐多。而支、竺所出，多滞文格义。什既至止，姚兴请译众经。什既率多谙诵，无不究尽，转能汉言，音译流便。既览旧经，义多纰缪，皆由先译失旨，不与梵本相应。姚兴使僧肇等八百余人，谘受什旨，凡所出经论，三百余卷。临终，自云：‘今于众前，发诚实誓，若所传无谬者，当使焚身之后，舌不焦烂。’及焚尸已，薪灭形碎，唯舌不灰。”详此所云，什师既能汉语，又于译事，备极忠实，观其临终之词，可谓信誓旦旦。又《远法师传》，称什师见所著《法性论》叹曰：“边国人未有经，什以印度为中，故称中夏为边。便暗与理合，岂不妙哉。”又《肇法师传》云，著《般若无知论》，什览之曰：“吾解不谢子，文当相揖耳！”夫远、肇二师之文，古今能读者无几，而什师能欣赏焉，其于汉文深造可知。又什师自作

汉文偈颂，皆以藻蔚之词，达渊妙之旨。如赠法和云：“心山育明德，流薰万由延。哀鸾孤桐上，清音彻九天。”其他皆类此。什师道业既崇，汉文工妙，若彼传译群籍，谓不足信，其将谁信？今之学子，言佛学，亦轻其所固有，而必以梵语为足征。不悟佛学自是佛学，梵语自是梵语。吾国人于《论语·学而》章，皆能读诵训诂。然试问“学”是何等义？“时习”是何等工夫？“悦”是何等境界？自康成以迄清儒，果谁解此，而况其凡乎！以此类推，通梵语者，虽能诵梵本佛书，要于学理，不必能通。学者诚有志佛学，当以中国译籍为本。中译虽多，必考信于玄奘、罗什。即中人自著之书，或自创之说，若持与佛家本旨相较，亦唯什、奘二师学，可为质正之准则。容当别论。舍此不图，而欲以博习梵语为能，则业梵语可也，毋言佛学。虽然，吾非谓读中国佛书者，不当博攻梵语，但须于中国书中，精求义解，学有其基，则梵本颇堪参较。近人治内籍者，亦多注意藏文。藏地固中国之一部分，其文字亦中国文字之别枝也，诚当研习。然晚世藏学，乃显密杂揉，非印度大乘真面目。无着之学，盛传于玄奘。龙树之学，宏敷于罗什。故性相二宗之真，尽在中国，非求之奘、什二师译籍不可。

读佛书，有四要，分析与综会，踏实与凌空。名相纷繁，必分析求之，而不惮烦琐。又必于千条万绪中，综会而寻其统系，得其通理。然分析必由踏实，于繁琐名相，欲一一而析穷其差别义，则必将论主之经验与思路，在自家脑盖演过一番，始能一一得其实解，论主，犹言著者。纵由悬空想象而施设之名相，但此等想象，在其思路中，必非无故而然，况其有据而非空想者乎！此谓踏实。若只随文生解，不曾切实理会其来历，是则浮泛不实，为学大忌。凌空者，掷下书，无佛说，无世间种种说，亦无己意可说，其唯于一切相，都无取著。取著意义极难言，学者须反观始得。脱尔神解，机应自然，心无所